



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

# 山下小站上22年的默默坚守

口头站，临泰线上仅有18人的四等小站，远离村庄，坐落在半山腰，依山而建，与树为邻。从淄博站出发，驱车一个半小时，记者来到这个几近荒无人烟的小站，一股沧桑的年代感扑面而来。除了几座办公用的房子，铁轨蔓延远方，山里清静微冷。49岁的孙景坤，把几近人生的一半奉献给了这个小站，没有抱怨，只有22年的默默坚守。这22年来，一趟趟列车从小站呼啸而过，控制台的进路表示灯由月白变成红色又变成月白，运转室不断码升的安全天数见证了他的坚持。

本报记者 刘胜男

冬天巨冷夏天虫蛇遍地  
在荒山野岭苦中作乐

1米80的身高，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嘴唇厚实，坐下来喜欢把手夹在两腿膝盖的中间，腼腆憨厚，这是孙景坤给记者的第一印象。“说实话，一开始我不是主动来这的，只是服从组织分配，然后就在这‘一不小心’待了22年。”孙景坤告诉记者。

1992年，口头站要成立党支部，根据要求，党支部必须有3名党员，当时车站只有2名党员，孙景坤作为全段比较年轻的党员，于是服从组织命令，就从紧邻城市的湖田站调到了这儿。“一直都听说这儿的条件不算太好，也有抵抗情绪，但是来了后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大山。”孙景坤腼腆地说。

由于远离城区，这里没有喧嚣，山路绵延，空气清新，清幽宁静。刚到的时候在闲暇之余，孙景坤还会好奇地看看山，观观水。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，手机也不太普及，孙景坤正值大好青春年华，时间渐长，单调、孤独、寂寞感都会随之袭来。“初来时觉着这儿是山清水秀，时间一长就感觉这是切实的荒山野岭。”孙景坤这样描述刚来到口头站前几年的感受。

1992年通往口头站的山路，不是柏油马路，遇到雨天，山路泥泞。当时的房屋是用苇子搭建成的，虽然不会漏雨，但是每到夏天各种动物都会来“骚扰”在这安家的人们。“有时候睡着觉，冷不丁一个虫子飞到脸上，东西砸到身上，吓得要死，寒碜的一宿睡不着。”孙景坤仍心有余悸地说。离站区不远处有个太河水库，一到夏天站台上，一片一片满是蟾蜍，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老鼠、蛇以及城市里见不到的小昆虫都喜欢在这里安家久住。

冬天更是无法忍受，山区气温低，每年刚进入11月份，车站各个岗位就要生火取暖，炉子一直点到次年的5月。最冷的一年，气温达到了零下20度，站台边缘的积雪，一冬天都不化。白天在站上得裹得严严实实，到了晚上宿舍里盖三床被子有时还觉得冷。“慢慢地在这也磨平了我的各种棱角，喝茶、爬山，都有点修身养性的感觉。”面对这一切，孙景坤苦中作乐。

坐上值班椅眼就不离控制台  
有他在从来不出任何事故

记者来到孙景坤工作了22年的控制室，1台电脑，3个办公桌拼凑在一起，7个电话随时待命，1台老式的车机联控电台，1把坐旧的椅子，这就是孙景坤的值班室。“别看小站只有四条线路，但是安全问题一点儿不敢放松。”孙景坤对记者说。

车站值班员的工作要求眼睛紧盯控制台，7台电话随时接听，专心、仔细、专注是最基本要求。孙景坤只要开始工作，眼睛就离不开控制台，即便是和他说话，他也不会回头看你一眼。冬天山区温度本



本版照片均由淄博车务段提供。

来就低，要在控制台连坐8小时，不能放松，值班室的温度也不敢太高，“太高了怕容易打瞌睡。”孙景坤说。无论去厕所，买饭还是提水，只要离座他就会叮嘱同在岗位上的助理值班员盯着点。

“干值班员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。”孙景坤最自豪的事情莫过于此。有一次，一趟列车从口头站通过后，孙

景坤发现上行预告信号机轨道电路亮红灯，立即报告列车调度员，同时通知电务、工务工区并通知值班干部上岗盯控，列车调度员得到汇报后调整列车运行计划，让通过的另一趟列车在车站停车。最后，通过紧急处理，列车安全通过。“真是亏了孙景坤盯盘认真，处置果断，才防止了事故的发生。”口头站的站长告诉记者。

下班之后，爬山、喝酒、泡茶，这是孙景坤在口头站养成的习惯。由于离家远，孙景坤只能住在口头站的员工宿舍。下了班之后，同事回家，有时候除了值班的工作人员，就会剩下孙景坤自己。“刚开始时候我也不喝酒，后来自己觉着无聊就会喝上一两口。”孙景坤说。

“与人方便，自己也会快乐。”这是孙景坤经常说的一句话。他是这么说，也是这么做的。这些年，无论谁家有事儿找到他替班，他从来没有拒绝过。有一年大雪封山40多天，进站的路被大雪掩埋，汽车停运，给小站食堂送饭菜的师傅也没法来上班。在家中休班的孙景坤知道后，硬是顶着风雪，从城里买上饭菜，打车到离站最近的村子，摸着雪路走10多里地到车站。“这是我们憨厚老实的老大哥，他在我们心里踏实。”助理值班员赵金船感动地说。

对家人心怀愧疚

错过了家里每件重要的事

孙景坤家住德州市临邑县，每次休班回家都要走近5公里的山路，倒三次汽车一次火车，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到家。“我一般半个多月回一次家，每次在家也就待一整天。家里老母亲身体一直不好，我是啥事儿也顾不上，基本上全靠妻子一人操持。”孙景坤愧疚地说。

出门工作这么长时间，孙景坤说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。20多年来，孩子高考没有他陪伴的身影，妻子、父母生病，他也很少照顾。孩子三岁那年，孙景坤就开始在口头站工作，回家的次数很少，虽然想念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每次要休班的时候孙景坤也会激动得睡不着觉；回到家后，女儿抱着他也会一起兴奋的玩到很晚才睡。孩子的成长过程他没有参与，孩子中高考他也没有陪同。“孩子的重要阶段，我几乎没有陪在身边。”孙景坤说。

孩子高考那年，妻子摔伤腿，脚踝粉碎性骨折。由于孙景坤不在家，照顾妻子的任务就落到了正在上高三的女儿身上，下课时间买菜、做饭等。后来，考虑到孩子的学业问题，孙景坤只好把妻子接到了小站上，边工作边照顾妻子两个月，但是最后女儿高考的成绩不太理想。“这是我当着最对不起她的地方，毕竟高考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。本来学习成绩很好的，高三那一段时间给耽误了。”孙景坤眼眶红着、满脸内疚地说。

孙景坤的母亲有心脏病，有一次要动手术，去医院的日子都订好了，也正好赶上孙景坤休假，他提前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。由于手术具有危险性，需要家里人签字，孙景坤上面虽有个姐姐，但是按照农村的风俗，一般是长子签字。到了回家的那天，站上忽然下发了两个任务，没有能顶替的工作人员，孙景坤默默地把行李放下，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“很感谢家里人的理解。”孙景坤说。

采访当天正好是孙景坤的休班时间，结束后，孙景坤和记者一起离开口头站，他要回家去看望有心脏病的母亲。